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僧宗泐撰宗泐字季潭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往天界寺尋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太祖欲授以官固辭太祖為撰免官說其後胡惟庸謀逆詞連宗泐特原之是編題曰外集蓋釋氏以佛經為內學故以詩文為外猶宋釋道璨柳塘

外集例也首二卷爲應制詩及樂府供佛讚佛諸
曲三卷至八卷爲古近體詩九卷爲疏及題跋續
集詩文合編而詩文之間闕四頁其原數遂不可
考今所存者凡詩三十六首題跋十五篇千頃堂
書目作全室外集十卷蓋合此一卷言之耳宗泐
雖託跡緇流而篤好儒術故其詩風骨高騫可抗
行於作者之間徐一夔作是集序稱其如霜晨老
鶴聲聞九皐淸廟朱絃曲終三歎彷彿近之皎然
齊已固未易言要不在契嵩惠洪下與句曲外史

張羽均元明之際方外之秀出者也千頃堂書目
載宗泐尚有西游集一卷蓋奉使求經時道路往
還所作見聞既異其記載必有可觀今未見其本
存佚殆不可知矣徐禎卿翦勝野聞謂宗泐奉使
西域未至其地途遇神僧幻化而歸者蓋未知宗
泐有此集故造是齊東之語與所謂宗泐蓄髮還
俗者同一謬妄也

練中丞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練子寧撰子寧名安以字行號松月居士新淦

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文諸臣爲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爲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黄溥閒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靖七人無所謂狀

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人不應有奉詔歸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寧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曰集後雜考引葉盛水東日記載長樂鄭氏有手卷練子寧賦張顯宗跋稱顯宗狀元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其言頗核蓋子寧一代偉人人爭依託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偽廢其眞也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雜誠已著録是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卷史稱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稌藏其遺稿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頗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遺十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此本併為二十四卷則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

放頽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
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
於筆墨之間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
鋒浩然足以發之然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
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
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求
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必
能致太平正不必執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爲之諱
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即委蛇

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苴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援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都穆南濠詩話曰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作然兩集互見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穆說備考焉

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程通撰通字彥亨貞白其齋名也績溪人洪武乙丑貢入太學庚午舉應天鄉試時方遣諸王將兵因以封建策貢士於廷通所對稱旨擢第一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叛後通上書數千言論戰守大計永樂初錦衣衛都督紀綱發其事詔械通詣京師與二子俱論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述凡百餘卷悉毀於官後十年其弟赴荊州遼王以所圖通像及遺稿授之嘉靖中黨禁漸弛其從

孫長等乃捜訪佚篇裒爲六卷附以遺王並同時諸人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篇別爲四卷天啓中其裔孫樞及子應階又集前後建祠請謚之文爲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即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陳情乞賜還鄉人稱其孝及建文中遭遜國難上防禦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稱其忠今陳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獨有題無文蓋嘉靖中刻集時猶有所諱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議頗正其他詩文亦俱醇樸有法雖所存無多而

大節凜然有不僅以詞章論者固宜與方練諸集並傳不朽矣

靜學文集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並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為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

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
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
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
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
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
難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
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並無之按徐敬乎跋
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

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即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皆規橅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芻蕘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周是修撰是修有綱常懿範已著錄是集爲其孫應鼇所編凡詩三卷賦及雜文共三卷大抵風骨稜稜溢於楮墨望而知爲忠臣義士之文其矩度波瀾亦具合古法不在當時作者下世不甚稱殆轉以氣節掩歟史稱是修由霍邱訓導遷周王府紀善王多不法是修動繩以禮今觀集中修已十箴與保國直言二篇蓋即是時之所作其剛正不阿不待後來始見矣末附解縉所作誌銘及楊士奇所作傳誌銘但稱歸京師爲紀善預翰林纂

修以死竟不言其殉節傳乃言其自經應天府學
蓋簡作誌在永樂元年時黨禁方嚴故諱其事士
奇作傳則在宣德四年時公論稍明故著其實也
傳又稱是修數論國家大計至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云云於當時情事亦得其
眞雖是修精貫三光不待二人之文而顯二人之
文尤不足以榮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後見眞
能死者之難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後見慷慨
就死者之不愧不怍並錄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

彰矣

巽隱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巽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簒位遂自盡以殉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莆田李廷梧序之嘉

靖初南溪吳氏爲刊板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歷乙丑桐鄉知縣濮陽棐得遺稿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即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易齋集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以讓其兄子廌乃特

設閣門使授之尋爲谷王府左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里燕王即位召之稱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事迹附見明史劉基傳其遺文久佚不傳明末楊文驄令靑田從諸生蔣芳華家得抄本始以授梓考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璟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別有無隱稿一卷今佚不見其與此本同異亦莫可考也璟少通諸經慷慨喜談兵太祖

嘗以爲貞伯温子而詩文傷於猥率頗遜其父天台盧廷綱稱其詩云酒酣落筆詞愈工命意不與常人同清如氷甌玉盌貯繁露和如大廷淸廟鳴絲桐疾如黃河怒風捲濤浪麗如錦江秋水涵芙蓉雖譽之未免過實然其氣勢蒼勁亢傲不羣猶有覆瓿集之一體且其値革除之際捐生完節不墜家聲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野古集三卷 內府藏本

明龔詡撰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中官給事

中以言事遣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後調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己未巡撫周忱薦爲松江學官不就又薦爲太倉學官亦不就嘗語都御史吳訥曰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十八明史附載牛景先傳是集乃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前有李繼貞序稱删其十之二三葢詡詩格調在長慶集擊壤集閒其傷於鄙俚淺率者繼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摯直抒胸臆律

以選聲配色彫章琢句誠不能與文士爭工律以綱常名教之旨則不合於風人者尠矣末附上周忱書及王執禮張大復等所作家傳墓誌謚議像贊等篇又有年譜稱詡族姪紱所編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作落葉吟見意按紱之作譜在成化十三年楊應能事應久已論定不應有舊君還京之語且落葉一詩本無明指安知非別有託諷而顧據此斷爲惠帝出奔還京之作亦未見其然此譜於康熙乙

巳挺得本於其族弟維則故崇禎乙亥原刻總目不與墓銘家傳等並列觀是一條其眞爲綖作與否猶在兩可間也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而已

案練子寧以下諸人據其通籍之年益有在解縉諸人後者然一則死革除之禍効命於故君一則迎靖難之師貢媚於新主薰蕕同器於義未安故分列編之使各從其類至龔詡卒於成化已丑更遠在縉等之後今亦升列縉等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論定紓青

拖紫之榮竟不能與荷戟老兵爭此一紙之

先後也

峴泉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

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

傳附見其父正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

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眞

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

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

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實轉爲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守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寧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王紳爲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

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拾

重編之本矣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之淳撰之淳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陰人肅之

子也建文初詔詞臣修鑑戒錄方孝孺薦之授翰

林院侍讀與孝孺同領書局卒於官明史文苑傳

附載王行傳中徐禎卿翦勝野聞載明太祖以布

囊貯之淳夜越宫墻入便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

其事荒誕不經殆委巷小人因之淳文思敏捷造

是妄語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者辭不就
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
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考明
史李文忠傳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襲封曹國公不
載其北征事惟馮勝傳載洪武二十年與傅友德
藍玉趙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鄧鎮皆從是年歲
在丁卯與集中寓寧軒記所載洪武丁卯相合當
即其時也是集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
本又詩文相間成編而總題曰詩亦非體例疑當

日雜錄手稿存此一帙後人因鈔傳之故編次叢
雜如此歟其詩雖未經脩汰金礫並存而氣格質
實無元季纖穠之習其塞外諸作山川物産尤足
以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
詩三十首題下各有小序仿阮閱會極張堯同之
例其中如舜廟不取地志象耕之說禹廟不取禹
穴藏書之說皆爲有識此卷本於集外別行然篇
頁寥寥今綴於集後末附長洲戴冠和詩三十首
大抵湊泊成篇不及之淳原唱以舊本所有姑亦

並存焉

文毅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解縉撰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初官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參議改交阯爲漢王高煦所譖下獄死事蹟具明史本傳縉所著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奏疏等書歿後多散佚天順初金城黃諫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卷後亦漸湮嘉靖中同邑羅洪先復與縉從孫相輯成十卷千頃堂書目又載有似羅隱集一卷學士集三十卷今並未

見此本十六卷則康熙戊戌其十世孫悅所纂輯也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夙慧諸事率多鄙誕不經故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稿眞僞相半蓋出於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間存亦復不減作者至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自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黃汝亨狂言紀畧詆其文義繁縟使當賈長沙直是奴隸苛矣又案大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觀韻府雜書抄輯穢蕪畧無文彩

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云云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緝實爲總裁官果用分韻編類之法勒爲巨帙一切遺文墜簡竟賴以傳於今日以待

聖朝之表章即以功在典籍而論其著作亦宜存錄可不必銖銖兩兩而繩之也

虛舟集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偁撰偁字孟揚永福人元潮州總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節死偁生甫六齡其母教之讀書洪

武庚午領鄉薦乞歸養母成祖即位徵至京師授國史院檢討充永樂大典副總裁後坐解縉黨下獄死偁爲閩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傳附見林鴻傳中是編乃其詩集前有王汝玉序又有解縉序二篇一題虛舟集序一題王孟揚文集序又有宏治六年桑悸序則爲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虛舟集而作不言其別有文集葢當時已失傳矣集末附書評及自述詠各一首偁與解縉友善其才氣學問約畧相似卒同被讒譖以死然縉詩頗傷剽直

儁詩恬和安雅殆爲勝之自述稱服羣聖獵百家窮幽明每遇登高弔古慨然發其悲壯愉樂一寓於文若詩其命意亦殊不凡故集中若感遇諸作規橅拾遺詠史數篇步趨記室將進酒行路難等亦頗出入於太白雖未必盡合古人而意度波瀾時復具體固不比於優孟衣冠也

王舍人詩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樂初

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爲其子䊷所編又名友石山房稿前有曾棨王進序後附章昞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瀟灑妙絶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淸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淸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渲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娶婦者一絶則傖父面目不足以見紱之長矣

泊菴集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爲總裁陞侍讀永樂十五年北征仁宗監國以釋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迹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棨所編考蕭鎡尚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違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

估書册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稿爲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遭際葢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志稱其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問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續刻家集小

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冢不復存人間則舊本久佚矣

毅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洪撰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八舉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尋擢吏科給事中以薦入翰林由檢討歷官修撰侍講爲永樂大典副總裁官明史文苑傳附載林鴻傳中稱成祖嘗命洪爲文洪逡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而是集有劉公濟所作輓詩序及莫琚後跋乃言洪預修國史會大

臣欲載其家瑞與入日歷中洪持不可至閒於成祖前坐謫禮部主事卒於官曾棨輓洪詩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亦指是事明史蓋偶遺也此集即莫瑶所編雜文皆朴雅駢體亦工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棅之鉤摹其序文及序書二篇立論具見根柢其序胡儼詩集謂至元天歷間趙虞范揭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粗豪爲壯以尖新爲奇語言纖薄音律怗懘論元末之弊至爲切中則洪之所見高出當日遠矣雖名位不昌

要爲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明史文苑傳稱王偁預修永樂大典學博才雄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則洪之文章槩可見矣

頤菴文選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筭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

內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
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實錄
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爲同僚所
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
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
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釗釗學於虞集授受淵源
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踪作
者卓爲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
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

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青城山人集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璲撰璲字汝玉長洲人洪武中舉浙江鄉試以薦攝府學教授改應天訓導永樂初擢翰林五經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後坐解縉累下詔獄瘐死洪熙初贈太子賓客謚文靖事迹附見明史鄒濟傳史稱璲少從楊維楨學嘗應制撰神龜賦璲第一解縉次之其文釆爲當世所重然所著詩稿散佚正統十二年其孫鏜始裒次爲編其姻家

華靖刪定爲八卷即此本也靜志居詩話稱其詩不費冥索斤斤唐人之調吳人徐用理集永樂後詩家三百三十人以璲壓卷今觀其詩音節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爲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以王李流弊預絀明初人矣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

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彷彿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遂爲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篇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曰代言錄一爲聖諭錄一爲奏對錄一爲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爲附錄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竄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并錄之焉

楊文敏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楊榮撰榮有後北征記已著錄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間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渢渢

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爲人雖無深
湛幽渺之思縱横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
迤有度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
異也與楊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國
旣久晚進者遞相摹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
所衍漸流爲膚廓冗長千篇一律物窮則變於是
何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爲藝林
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
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

東里一派即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又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與榮哉

省愆集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黄淮撰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燕王纂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院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

士累加少保卒謚文簡事跡具明史本傳溥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溥性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溥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十年遭際之隆幾與三楊相埒其文章舂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畧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温厚無所怨

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覲歸田三稿同編爲介庵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

夏忠靖集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原吉撰原吉字維喆湘陰人以鄉薦遊太學選授戶部主事燕王篡立原吉降附後官至戶部尚書謚忠靖事迹具明史本傳原吉詩文集六卷載於明史藝文志與此集卷數相合葢卽舊本後

附遺事一卷爲其孫廷章所輯刊板久佚此本乃
國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廣學政時得其裔孫
之所藏重爲校刊前有楊溥序稱其詩文平實雅
淡不事華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
之際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間尚未能並騖中
原齊驅方駕然致用之言疏通暢達猶有淳實之
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固亦無愧也

金文靖集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錄已著錄幼孜在洪武

建文之時無所表見至永樂以迄宣德皆掌文翰
機密與楊士奇諸人相亞其文章邊幅稍狹不及
士奇諸人之博大而從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
明運方興故廊廟賡颺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
也千頃堂書目載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
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
北征集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時露悲壯之音則彝
尊猶及見之今亦未見是編爲其子昭伯所輯詩
文多應制之作蓋即黃虞稷所謂十卷之本別冠

以三朝恩榮錄一卷則其勅諭誥命祭文像贊神道碑之屬始孜事蹟已詳明史核以本傳多其子孫誇侈之詞無關考證今刪去不載惟以本集著錄焉

抑菴集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正統間拜吏部尚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謚文端事蹟具明史本傳直當景帝易儲之時持之不堅為平生之遺憾然于謙當國亦不能爭其中殆有難

言者至於初諫親征繼力爭遣使迎英宗侃侃不
撓至以出使自任大節究爲不愧其器識厚重在
銓曹十六年奉職公允亦稱名臣詩文典雅純正
有宋元之遺風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即承命入閣
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
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西王東王之目而直尤爲
老壽巋然負一代重望蕭鎡作是集序稱其文汗
漫演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輸寫萬狀蓋明自
中葉以後文士始好以矯激取名直當宣德正統

間去開國之初未遠淳朴之習猶未全漓文章不務勝人惟求當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温厚和平實非後人所及雖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謂尚有典型者矣集爲其子檢討稹所編成化初其次子穜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爲後集云

運甓漫稿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昌祺撰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禮部郎中按明初六科皆有庶吉士不獨翰林有之

故得以直

授郎中　歷官廣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迹具明史

本傳是編皆古近體詩並詩餘乃天順三年吉安

教授鄭綱所編史稱昌祺預修永樂大典凡僻書

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淸新華贍音節自然陳循序

稱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氣故雅淡淸麗宏偉新奇

無不該備不必遠較於古就今而論千百之中不

過數輩曾安讕言長語極推其題文丞相研一首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李禎詩務謝朝華力啟

夕秀取材結體頗與段柯古相似蓋由其一變綺

靡纖巧之習而以流逸出之故別饒鮮潤迴異庸
靡鄭瑗井觀瑣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
毅不撓嘗觀其運甓詩稿浮艷太甚不類莊人雅
士所爲所謂棖也慾焉得剛云云是梅花一賦足
累宋璟之生平矣𢾾文章正宗一編以進退古今
之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騶虞歌汴城閱武諸篇
或稍傷俚俗然論一篇之詩當字銖句兩而求之
論一家之詩則當統觀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
拙也

梧岡集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唐文鳳撰文鳳字子儀號夢鶴歙縣人與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改趙府紀善卒年八十有六文鳳宰興國著有政績泰和劉鴻嘗爲作賢令祠記見程敏政所編唐氏三先生集附錄中其詩文亦豐縟深厚刊落浮華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孫澤撰墓表云先生著述在鄉校者曰朝陽類稿在興國者曰政餘類稿又曰章貢文稿在藩府者曰進忠類稿在洛陽者

曰洛陽文稿歸田後曰老學文稿今此編所存者止詩四卷文四卷蓋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見其大凡矣

古廉集十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時勉撰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卒諡文敬成化中改諡忠文事迹具明史本傳時勉學術剛正初以三殿災條上時務忤成祖繼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終以不附王振爲所搆陷前後瀕死者三而勁直之節

始終如一其在國學以道義砥礪諸生人才蔚起與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時勉尤為人望所歸明以來司成均者莫能先也至其為文則平易通達不露圭角多藹然仁義之言豈非以躬行實踐所養者醇故與講學之家驕心盛氣以大言劫伏者異歟其所著作以當代重其為人脫稿多為人持去故所存者無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門人蕭雝所編其孫長樂知縣頤所刊併以墓誌傳贊之類附錄於末焉

曹月川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以端與薛瑄為最醇。瑄詩文集、讀書錄等皆傳於世，而端之遺書散佚，幾盡其集，亦不復存。此本為國朝儀封張伯行裒輯而成，首以夜行燭，次家規輯畧，次語錄，次錄粹，次序七篇，次詩十五首。夜行燭、家規二序不冠本書，而別載於後詩之中，間以太極圖贊一篇，皆非體例，益編次者誤也。末附諸儒評語及張信民所纂年譜。端詩皆擊壤集派，殊不

入格文亦質直朴素不以章句為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學問又復篤實直抒所見皆根理要固未可繩以音律求以藻釆況殘編斷帙掇拾於放失之餘固宜以其人存之矣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是集為其門人闕西張鼎所編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孫刑部員外郎禨以稿付常州同知謝庭桂雕板未竟而罷宏治己酉監察御史暢亨得其稿於毘陵朱氏鼎又從

亭得之字句舛訛多非其舊因重為校正凡三易稿而成書其得詩文一千七百篇釐為二十四卷鼎自為序引朱子贊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語為比殆無愧詞考自北宋以來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如邵子擊壤集之類道學家謂之正宗詩家究謂之別派相沿至莊昶之流遂以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送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等句命為風雅嫡派雖高自位置遞相提唱究不足以厭服人心劉克莊集有吳恕齋文集序曰

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明代醇儒瑄爲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絶不以俚詞破格其詩如戩一齋之類亦間涉理路而大致沖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韋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載道爲詞常談鄙語無不可以入文者究爲以大言文固陋非篤論也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

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爲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殁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爲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篇記其見害之後猶爲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亘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

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爲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淟涊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况全集哀然具存固宜亟爲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于忠肅集十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英宗復辟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成化初追復原官宏治初贈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萬歷中改諡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倪岳作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殁後遺稿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後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異明史藝文志載謙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詩文共八卷而無疏議此本前為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與藝文志合後次以詩一卷雜文一卷附錄一卷與藝文志迥異與嘉

靖刊本亦迥異蓋又重經編次非其舊帙也謙遭逢厄運獨抱孤忠憂國忘家計安宗社其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集所載奏疏明白洞達切中事機較史傳首尾完整尤足覘其經世之略至其詩風格遒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詠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上亦足見其才之無施不可矣又按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謙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

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稿世貞等專屬之謙殆亦考之未審歟

蘭庭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晉撰晉字孔昭吳縣人工畫山水嘗自號為謝疊山其名明詩綜作晉而集末贈盛啟東一首乃自題葵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首題作寄謝縉衆易彖傳稱明出地上晉雜卦傳稱晉晝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晉有理作縉無義本集或反

傳寫之誤耶其始末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門謝
恩值雨詩則嘗以布衣應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
傳浚儀張肯二序肯序稱晉詩二百餘篇而此集
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張序作於永樂甲申而
集末有永樂丁酉十月旣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
凡十四載積詩之多宜過於肯序所云傳序謂始
蘇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
旨趣肯序亦謂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學問然則
晉不特以繪事傳矣

古穰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賢爲英宗所倚任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亦頗有所輔助而抑葉盛排岳正擯張寧不救羅倫諸事頗爲史所譏議其相業蓋在醇疵之間文章非所注意談藝者亦復罕稱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尚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嫻雅無矯揉造作之習此集爲其婿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二卷序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

卷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贊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天順日錄三卷雜錄奏疏雜文三卷中多記載時事亦有足備史乘參核者未可棄也其天順日錄有本別行兹以原本編入集中仍並錄之焉

武功集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尋下獄戍金齒放歸久之乃卒事迹具明史本

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爲人搆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爲君子所詬病祝允明爲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往回護其詞究不足以奪公論也然其幹畧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坌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

不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擬諸
古人盖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必盡以
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作非所擅長
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謂源出右丞然語
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各有能有不能存而不
論可矣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倪謙撰謙有朝鮮紀事已著錄據李東陽序謙
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

二卷南宮稿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鮮之作爲遼海編別行於世今皆未見此本凡賦辭琴操古今體詩詩餘十一卷頌贊表牋箴銘一卷文二十卷蓋謙所自編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楊臺閣之體至宏正之間而極弊冗闒膚廓幾於萬喙一音謙當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驟謹嚴朴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之籠罩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爲

文章之優劣也

襄毅文集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雍撰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正德間謚襄毅事迹具明史本傳明自正統以後正德以前金華青田流風漸遠而茶陵震澤猶未奮興數十年間惟相沿臺閣之體漸就庸膚雍當其時雖威行兩廣以武畧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繪句為工而英多磊落之氣時時發見於文章故雖未變體裁而時饒風骨

其雜文亦高視闊步氣象迥殊韓愈所謂獨得雄直氣者殆於近之朱彝尊明詩綜但稱雍有集而不著集名所錄雍詩一篇又非佳作其賜遊西苑記曰下舊聞亦不載靜志居詩話絕無一字及雍殆偶未見斯集歟

白沙集九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謚文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集爲其門人湛若水校定萬歷間何熊祥重

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於後史稱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嚮邇至今毀譽亦參半王世貞集有書白沙集後曰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題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蓋以高明絶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

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類博稿十卷附錄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類博雜言已著錄天順復辟以後奪門諸臣挾功驕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圖正以書生支撐其間欲設計以離曹吉祥石亨之交事不能成反爲所中至於竄謫瀕死其策雖疎其志要爲忠藎及羣姦繼敗又阨於李賢之媢嫉淪落

以終薑桂之性始終不改嘉靖初追贈太常寺卿制詞有云嫉邪已甚受謗寖深左謫南荒再編西戍既而逆臣伏鑕正士賜環擬陟卿曹庶僉言之久協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難容紀其實也其文章亦天眞爛漫落落自將史稱所草承天門災諭廷臣詔剴切感人舉朝傳誦足以見其一斑矣是集爲其門人李東陽蒐輯遺稿而成凡詩二卷雜文八卷又附錄二卷前一卷載諸人誌銘傳贊等作後一卷則東陽以葉盛所作誌銘多所隱諱爲正

補傳也傳稱正晚好皇極書故所作雜言二篇皆
闡邵子之學而詩亦純爲邵子擊壤集體東陽懷
麓堂詩話稱蒙翁才甚高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
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云云蓋得
其實而傳乃稱以雅健脫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稱
其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則不失爲公評正統成
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嘽緩之音惟正文風格峭
勁如其爲人東陽受學於正又娶正女其懷麓堂
集亦稱一代詞宗然雍容有餘氣骨終不逮正也

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竹巖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補遺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潛在當時負詞林宿望流風餘韻蔭映玉堂嘗就後圃結清風亭一區手植雙柏數百年傳爲古蹟即所謂柯亭與學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號得入

御製臨幸翰林院詩其名益著惟文集乃傳本甚稀据

集首董士宏序則原集在嘉靖中曾經刊板然今福建所採進者僅屬抄本又據康太和序知當時已多闕逸今則并康序中所稱記盆魚序愚樂等作亦俱未見殆更爲後人妄有刊削彌致散亡鈔錄亦多舛誤彌失其眞今就是集所存詩文各一卷重爲訂正并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中錄詩十首文二首爲補遺一卷附綴於末以存梗概其詩沖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葢其時何李未出文格未變故循循軌度猶

不失明初先正之風焉

平橋稿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文康撰文康字時乂號介菴崑山人平橋其所居地也集中或自署曰開封其祖貫耳江南通志文苑傳稱文康登正統戊辰進士以父母繼亡遂絕意仕進居家枕藉經史操觚頃刻千言稿成輒爲人持去其存者有平橋稿十八卷卽此本也初刊於天順辛巳葉盛爲之序舊板久佚康熙癸酉其裔孫起泓又爲重刻凡詩五卷文十三卷其

詩意主勸懲詞旨質直頗近擊壤集體而溫柔敦厚藹然可挹要不失為風人之遺文章亦不屑以修詞為工而質朴之中自中繩墨較其詩為尤勝江南通志稱所作多記載時事有益勸懲文尤簡質有法度殆非虛美靜志居詩話以文康比石介尹洙雖所造深淺不同而意度波瀾亦庶幾近之矣

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皭然耆

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滑而貌腴初名從吾滯稿嘉靖中重刻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稿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頑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籟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

兼理鹽法憐竈戶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詩具有元結舂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僅以詞采工拙論矣

清風亭稿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童軒撰軒有紀夢要覽已著錄千頃堂書目載清風亭稿十卷此本第一卷爲騷賦自二卷至七卷皆詩其門人李澄所編而劉珝張弼評之後有魏驥楊守陳沈周諸人題詞較千頃堂書目少三卷末知爲原本佚脫爲黃虞稷誤記也戴冠濯纓

亭筆記稱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日家人衣食或不給惟王恕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輿知其介不敢致餽有以禮幣求文者導使詣軒軒亦不納其人品本爲高潔其詩亦雅淡絕俗然在明代不以詩名殆正德以後北地信陽之說盛行寥寥清音不偕俗尙故耶朱彝尊明詩綜僅錄其憶金陵五言律詩一首未盡所長又引周吉父之言稱其九日詩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草堂詩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徑春風叫栗留

兩聯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見其全集亦未可知也軒別有枕肱集二十卷又有海岳涓談諭蜀稿千頃堂書目尚著錄今未之見其存佚蓋莫之詳矣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寧撰寧有方洲雜言已著錄是集首有宏治四年仁和夏時正序稱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餘姚謝丕續集序稱夏復拾林下之作為四卷又有錢塘募刻疏稱僭作補遺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

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讀史錄僅三十卷或錢
陞重刊改併歟寧官給事中謇諤自持六科章奏
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亨曹吉
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諭定而還其才畧
爲一時所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謫外其
氣節尤爲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
然宿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侃言
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
頗雜浮聲然亦無齷齪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

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項刻成七言長律六十韻殆由才調縱橫不耐沉思之故矣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曰類稿嘉靖中鄭廷鵠合二稿所載益以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稿天啟初其裔孫爾穀遴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曰重編會稿即此本也雖不及類稿會稿之完備

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杲相惡具載明史盛杲二人傳其嫉御醫劉文泰誣陷王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蕩平亦具載明史雍傳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辯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在有明一代亦不得

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謙齋文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溥撰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靖事迹具明史本傳溥於孝宗時在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不立異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爭多所匡正如諫止李華復官執奏不撰三清樂章因視朝漸晏上疏抗論並著讜直之節孝宗時朝廷清暇海內小康論者謂溥等襄贊之力爲多今集中奏議尚

存其指事陳言委曲懇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忱與隆萬以後訐激取名囂爭立黨者詞氣迥殊葢有明盛時士大夫風氣如是也至其他作則頗多應俗之文結體亦嫌平衍葢當時臺閣一派皆以舂容和雅相高流波漸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澤紀聞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靜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

不如器量當時已有公評然有德之言終與塗飾字句者異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本傳載其歷仕中外多著政績又以氣節剛方爲萬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俊爲喬新請謚時中旨詰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爲訟寃以鄒魯之劾喬新比於蔣之奇劾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

嶽嶽懷方在成化宏治之間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爲策畧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爲史論次十二卷爲雜文次十四卷爲詩次六卷爲碑誄次三卷爲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答之文爲婺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讐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枵腹高談者異矣

石田詩選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雜記已著錄此集不標體製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據慈谿張鈇跋蓋其友光祿寺署丞華汝德所編也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載都穆學詩於周嘗作節婦詩有青燈淚眼枯句周以禮寡婦不夜哭議燈字未穩是周於詩律不爲不細然周以畫名一代詩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畫境彌高頹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樓心邱壑名利兩

志風月往還烟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琱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其於詩也亦可謂敎外別傳矣都穆南濠詩話稱其詠錢詠門神詠簾詠混堂詠楊花詠落花諸聯皆未免索之於句下蓋穆於詩所得不深故所見止是也集前有吳寬序稱其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周固以畫之餘事溢而爲詩非以詩之餘事溢而爲畫寬序其詩乃主詩而賓畫耳又有李東陽後序東陽與

周不相識時已爲大學士與周勢分懸隔以吳寬嘗以寫本示之重其爲人故越三十年後又補爲作之然二序皆爲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東園文集十三卷續編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別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是集前四卷爲經筵講章及奏議後九卷爲雜文續編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則

國朝康熙初其九世孫梁英等所續輯也紀入翰林
後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爲文無搆思無
易稿爲人假去亦不復問門人吴灦稱其文甚類
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辯博而不
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愷摯詳明切中時政
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續編內有歸田咨
目十條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其人品端謹亦有
足重者焉

懷麓堂集一百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為明一代大宗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沉博偉麗為宗其究漸流於虛憍

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葢皆理勢之必然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强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其集舊板已燬此本爲

國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學正廖方達所校刻凡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又雜稿十卷曰南行稿曰北上錄曰經筵講讀曰

東祀錄曰集句錄曰哭子錄曰求退錄凡七種其詩後稿本十卷張鴻烈跋作二十卷筆誤也前有正德丙子楊一清序及東陽自序然自序爲擬古樂府作不爲全集作後人移弁全集耳

清谿漫稿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倪岳撰岳字舜咨錢塘人徙居上元南京禮部尚書謙之子也登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岳承其家學研精典籍明代父子俱入翰林官九列俱有文集傳世者以

倪氏為首其居官不徇名譽銓政平允與王恕彭
韶等俱爲孝宗時名臣史稱其爲禮部長貳時禮
文制度率待岳而決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
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今集
中疏議共五十九篇與所謂百餘事者不合疑刊
集時已有所刪擇然如正祀典陳災異及論西北
用兵諸奏皆建白之最大者已具在其中所言簡
切明達得告君之體頗有北宋諸賢奏議遺風他
文亦浩瀚流轉不屑爲追章琢句之習葢當時正

人在位爲明治全盛之時故岳雖不以文名而乘時發抒類皆經世有本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亦可知文章之關乎氣運矣

康齋文集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與弼撰與弼字子傅臨川人天順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辭不就職詔行人護送歸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其集初刻於撫州凡四卷歲久漫漶此本乃崇禎壬申江南提學副使陳維新所刻分爲詩七卷奏疏書雜著一

卷序一卷記一卷目錄一卷跋贊銘啓墓誌墓表

祭文一卷其詩自永樂庚寅至正統辛酉皆編年

以下則有洪都稿遊金陵稿適上饒稿金臺往復

稿西遊稿適閩稿東遊稿東遊饒州稿諸名而所

注某稿止此之後又有附贅之詩葢亦以編年續

入者也與弼出處之間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瑣

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亨作族

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

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

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肸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卽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二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或亦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

不覺歟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眞可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矣然與弼之學實能兼採朱陸之長而刻苦自立其及門弟子陳獻章得其靜觀涵養遂開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篤志力行遂啓餘干之學有明一代兩派遞傳皆自與弼倡之其端緒未可盡沒其詩文亦皆淳實近理無後來滉漾恣肆之談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名遂并其書而詆之也

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錄已著錄據文徵明作存理墓誌稱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數存理自作募刻詩疏稱選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題其詩稿亦有雖止百篇諸體備不拘一律大方諸句知其集不過一卷千頃堂書目載其野航漁歌鶴岑集二種亦不言卷數蓋已久佚是編爲其族孫觀所輯惟樓居雜著一卷爲當時原帙凡題跋二十二

篇引一卷逸事一篇記二篇尺牘二篇募疏二篇然雜亂無次第又以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竄入其中殊不可解詩稿文稿各一卷則觀潛採掇諸書而成詩稿僅十四首其中一爲佚句一爲聯句實止十二首仍冠以楊循吉祝允明二序文稿亦僅十篇而見於吳都文粹續集者八益以欣賞編所載一跋及顧氏憩賢堂所藏一帖而已附錄一卷雜錄存理逸事及諸家詩文爲存理而作者而以觀潛跋語終焉存理嗜古精賞鑒雜著中如題

雲林子詩後跋席上腐談跋夷白齋稿跋夷白齋拾遺書楊鐵崖遺文書吾氏類集跋鳴鶴餘音後諸篇皆足以考證諸書之始末詩文則皆散佚之餘不足以盡所長姑附存以備一家耳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當時盛推其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句其事今載附錄中然二語格意殊卑不審何以傳誦折楊皇荂嗑然而笑殊不足為存理重蒸成宏之際大抵沿臺閣舊體故見一本色之語遽覺耳目一新而不知實非其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一峯集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羅倫撰倫字彞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謫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

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朱儒之途轍所學則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軟巽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意過堅時或失於迂濶又喜排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稿一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

傳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篁墩集九十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別集二卷行素稿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洛黨亦爭若寇讐門戶之見既深狥其私心遂往

往傷於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檮杌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讐至今爲通人所詬厲其文格亦頗頹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悞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

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爲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

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生平淸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爲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爲淳實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爲詞章固非蠟

貎梔言者所可比爾

莊定山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莊昶撰昶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昶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鼇山詩與章懋黄仲昭同謫淪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闡太極圖之義其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句楊慎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逾

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墻烘野日午溪隨步領和風碧樹可驚遊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琖漫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語含興象葢其學以主靜為宗故息慮澄觀天機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之一種譬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論唐詩者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未軒文集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黄仲昭撰仲昭有八閩通志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文墓誌銘附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㫤並以疏爭元宵烟火事廷杖謫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後懋與㫤並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意紀述八閩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楓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清介相同文章質實亦畧相同未可以仲昭篤志勵行不作

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間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作爲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聱磽之語鄭岳莆陽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旣高自無鄙語頡頏於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爲嫌矣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戍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殁乃上疏

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諮蒐輯遺稿並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稿皆雜文第八卷爲奏稿第九卷爲詩稿以欽嘗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返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眞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

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周瑛撰瑛有書纂已著錄所著詩文集曰翠渠類稿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稿鄭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嘗作絶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不在以繁音縟節務諧俗耳矣朱彝尊明詩綜鄭

王臣莆風清籟集並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疵龍去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鑣於家乘中鈔出以補摘稿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後亦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詡作陳獻章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

詆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始與獻章友獻章
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云

家藏集七十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吳寛撰寛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壬辰進
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謚文定事蹟具
明史本傳集爲寛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
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
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
亦稱寛子中書舍人奭蒐閲篋稿得詩三十卷文

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奭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賞鑒家至今藏弆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尚渾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驂之有靳至其作史彬墓表稱其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有從建文君出

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訛是尤可以資考訂矣

歸田稿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遷撰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正事蹟具明史本傳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同心輔政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爲賢相其文集全稿嘉靖中倭亂被燬此集乃其致仕以後及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稿以授其子至者也

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鐘和復加蒐輯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凡在朝時嘉謨讜論均已無存即史所稱請罷選嬪妃禁約內官諸疏亦不在其間則其散失者當復不少然遷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郄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闕之思老臣憂國退不忘君讀此一編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震澤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稚纔能誦讀八比卽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遒潔有唐宋遺風葢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者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

聞之迺時不能用又稱鰲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
切屏去宏正間文體爲一變則鰲之所學可知矣
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蕚相合故霍
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
朋黨之私然其謂鰲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
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
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
考証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輶
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形嚮揣摩固

亦不足怪矣

鬱洲遺稿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梁儲撰儲字叔厚號厚齋晚號鬱洲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其子次攄所編初名鬱洲集香山黄佐為之序後其孫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補入集中釐為十卷故名曰鬱洲遺稿即此本也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末造正亢穌不寧之時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集中所載奏疏如

武宗自封鎭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閒田爲牧地則草勑時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得寢又力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無非惓惓忠愛之忱雖儲之華腴而義存規諫亦可云古之遺直矣胡維霖墨池浪語乃引楊慎之言謂明通紀一書乃儲弟粱億所撰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勑歸之於儲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勑者儲也內閣有勑書稿簿綴撰文者姓名何可誣也云云其說獨異然稿簿果存不應終明之世無一人見而言之明史本傳亦

無明文置之不論可也至於集中詩文寥寥無幾體格亦不甚高黄佐序稱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稿蓋非其注意之所在云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宏正間名臣晚年再起斷斷持正卒以不附合張璁桂萼致歿後削籍葬以士禮尤見後凋

之節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與詡序不符葢已出後人裒輯非俊自編之原本也俊為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聱奧不沿臺閣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澁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稿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畧此足見其大凡矣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

原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十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爲一集觀其孫及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庵又曰怡窩晚乃自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爲三朝奏議第二卷爲

陸學訂疑第三卷爲貞觀小斷第四卷爲文畧第五第六卷爲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說與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說與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則勝之才雄學富不及李夢陽何景明而平正通達則勝之且爲工部主事時則盡言直諫忤武宗謫官爲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肯納賂劉瑾貶秩而爲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揞擊柳璟願與都御史秦紘同逮卒白其寃尤人

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為文章固不與雕章繪句同日論矣

虛齋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葛志貞所輯林俊為之序其後梨棗漫漶清族孫庭魁復為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為八卷然所增不過手簡墨迹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濫固不若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

理爲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讀蜀阜存稿私記中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

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即蔡廷魁增緝之本亦復不載葢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稿矣其斯爲醇儒之用心歟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觽已著錄寶舉鄉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奬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

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
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爲比
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祗有前集其後集
續集别集則竇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覩也今統觀
四集其文邊幅少狹而高簡有法要無媿於醇正
之目明史儒林傳稱其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
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其文典重和雅以李
東陽爲宗而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虛美
其詩清和淡泊尤能抒寫性靈顧元慶夷白齋詩

話極稱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一篇謂其感動激發最爲海内傳誦盖其眞摯不可及云

羅圭峯文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橅韓愈戛戛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戸牖或踞木石

隱度逾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詘誕之微雖數易稿不憚葢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宜而磊落嶔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於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此玘所作白江墓碑葢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槩可以共諒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閒情賦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

也玘集一刻於盱眙再刻於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荆州板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荆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於玘曾孫寬處求得逸稿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茲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爲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

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爲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爲貴亦宜矣

吳文肅公摘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吳儼撰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正德初儼主順天鄉試以以爲臣不易命題爲劉瑾所怒以飛語罷去瑾誅乃復進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史稱劉瑾聞儼家多貲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

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即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萬歷甲申其孫士遇始刊板同邑王升武進莊煦及其仲孫逵可爲删而存之故名曰摘稿儼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詩格亦復嫻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

立齋遺文五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即立志欲發其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留中不報而姦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

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有附載寄吳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板佚闕按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啓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云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云雲韶聲靜拜形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疏猶

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臺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樸遫而真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熊峯集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石珤撰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隱改諡文介事迹具明史本傳珤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托以柄斯

文者惟琦一人皇甫汸嘗刪定其集爲四卷歲久

板佚

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爲槀城知縣得別集遺
槀於其家爲合而重刊之嗣聞眞定梁清標家有
其全集乃購得續刊共爲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
至四卷爲詩五卷六卷爲文七卷至九卷又爲詩
十卷又爲文蓋刊板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其體
例叢脞如是也琦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
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駸駸代興之日而

瑜獨堅守師說屢典文衡皆力斥浮誇使粹然一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湜湜持正不趨時好亦可謂堅立之士矣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史鑑撰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吳江人字明古號西村隱居不仕即撰此集者也鑑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爲可以當一面

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間其孫周裒而刊之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盧襄各爲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敘次簡明疑其欲爲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誤文中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爲力辯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王士禎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案電發乃檢討徐釚之字寄西村集二十

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案文質乃史彬之字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選云云是鑑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錄而附載其卷帙之異同備考證焉

胡文敬公集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抄已著錄居仁本從吳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

養性爲本以經世宰物爲用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爲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篇詩文尤罕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己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動稱夢見孔子也

方簡肅文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中途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尚書良永已先卒諡簡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河南按察使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良永當正德時歷仕巖疆皆著丰采乞休後廷推屢及輒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中進退頗爲不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爲本色其論劾

朱寧一疏慷慨壯烈猶有牽裾折檻之風又常豫決寧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大計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入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即所爲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爲孫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者矣

小鳴稿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秦王朱誠泳撰誠泳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

也宏治元年以鎮安王襲封十一年薨謚曰簡明史諸王列傳稱誠泳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以自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案朱彝尊詩話稱王年十齡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三十年靡間案誠泳襲爵僅十一年此云三十年當併其初封鎮安王時言之也既薨紀善強晟校刻其詩嘉靖初王孫定王維焯表上之詔送史館史稱經進蓋由於此此本不題經進字蓋刻在前而進在後也自卷一至卷八皆詩卷九爲雜文卷十爲恩賜勝覽錄乃宏治癸

丑誠泳請朝命養疾於鳳泉温泉湯泉時所作其詩古體清淺而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絶尤爲擅場如秋夜詩云霽月滿窓明似晝梧桐如雨下空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月滿堦砧杵聲又山行詩云啼鳥無聲僧入定半巖風落紫藤花皆風骨戍削往往有晚唐格意爾時館閣之中轉無此清音矣

懷星堂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文

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静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郡唐寅並以任誕為世指目寅以畫名允明以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寅詩頹唐淺率老益潦倒袁表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巵言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絶俗界

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瀟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整庵存稿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著於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

其弟欽爲作儀訓錄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稿成未嘗自是舊稿盈笥晚年手自芟字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間不少惟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尙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矣

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顧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錄是編凡山中稿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稿二十九卷爲中集乃旣仕後作歸來稿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爲精審又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爲其子孫所續輯今已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亦簡鍊醇雅自嫺法律當時何李崛興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

瀾氣焰未能極傚奇偉麗之觀要不謂之正聲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

空同集六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夢陽撰夢陽有空同子已著錄夢陽爲戶部郎中時疏劾劉瑾遘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

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制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其黃河水繞漢宮墻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貽口實遂刪除其稿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戸至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

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

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

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其文

則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

未免怵於盛名今並錄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

著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焉

山齋集二十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

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稿漫稿淨稿續稿

奏議因雕本燹燬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其曾孫炫蒐輯重鋟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葢亦幸而不佚也柯維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醞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寧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與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爲兵部侍郎時又爲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

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全集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蔡羽序之山中集移病家居時作陳束序之憑几集憑几續集皆起官湖廣巡撫時作皇甫汸序之璘亦有自序息園存稿並刻於嘉靖戊戌詩稿陳大

壯序之文稿鄧繼中序之附錄曰綏𢤱集官刑部侍郎時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尚有歸田稿今未見傳本不知佚否也明史文苑傳稱璘初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寶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又稱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嘉間固不失為第二流之首也

華泉集十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字庭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曾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尚

書才情甚富能於沉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無馮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爲持平矣昔薛蕙於嚴嵩爲同年頗相唱和及嵩柄國蕙即謝絶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留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集

爲貢没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葢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姑視爲瑰珍之藉可矣

東田遺稿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羽撰羽字鳳舉泰興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相

距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心仿效有藺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其門人儲洵序之羽爲御史抗疏劾劉瑾直聲震朝野集中疏劄文雖不多皆切中時弊方正之概猶凜然可見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葢宏治正德之間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而存而羽之澹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及李東陽諸人排奡鉅麗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

不爲舊調之膚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肖心而出

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亦可以自爲一隊矣

劉淸惠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後流

寓長興子孫遂隸籍焉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工部

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麟觀政工部時卽與同

年陸崑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

以忤劉瑾褫職後官尚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

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

依其姻家吳玹於長興與孫一元文徵明等往來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即爲麟作也是集凡詩二卷奏疏雜文九卷附錄一卷麟曾孫懲陞所編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爲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駸駸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蔕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

沙溪集二十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沉著有健氣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為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為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葢為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于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為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

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旨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註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集則存其目焉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

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删定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殁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葢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勳業氣節

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板佚多有選輯别本以行者然皆缺畧不及是編之詳備云

雙溪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東卿宜興人宏治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與兄濟並負詩名與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宏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

襲陳言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首各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騭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並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墻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遒鍊如繭絲抽

自梭賜似澁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愜云

對山集十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已著錄其詩文集自明以來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

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刋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

瑾瑾敢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頽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韻至便押不麗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珷玞燕石閒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寧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

尤頗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剽剟秦漢者上也

柏齋集十一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何瑭撰瑭有醫學管見已著錄瑭篤行勵志其論學一以格致爲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謂甘泉以存心爲主予以格物致知爲先非存心固無以爲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則心之體用益備其生平得力在此故當時東南學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說

而瑭獨以躬行為本不以講學自名然論其篤實乃在講學諸家上至如均徭均糧論兵諸篇究心世務皆能深中時弊尤非空談三代迂踈無用者比雖其文體朴質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有體有用不支不蔓與雕章繪句之學固又當別論矣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為嘉靖己酉鄭王所刻鄭世子載堉即瑭之甥其律數之學皆受之於瑭者也

竹澗文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爲嘉靖末長洲黃省曾所校首載詩四卷次雜文四卷次奏議四卷而以墓誌小傳之類附錄於末核其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相符蓋猶舊本也希曾官兵科給事中時奏奪太監汪直義男官爵復因災異陳八事皆直指近倖無所避忌及奉使湖廣貴州計處邊儲又以不賂劉瑾矯旨下獄拷訊除名瑾誅起官復抗疏爭太素殿天鵝房諸役俱著直聲今觀集中章奏

語皆剴切眞摯不爲粉飾而深中事理不媿其名其平時雖不以文章著而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亦其剛正之氣有不可掩遏者歟又希曾治河績最著小傳稱其別有治河錄今已不傳然集中條議修築諸疏措置規模猶見一二是尤切於時用之文足以資後來考證者矣

大復集三十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

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爲之序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畧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絶句有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

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刱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艶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虀矣

洹詞十二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褋著筆記亦綵錯於其間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蕚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

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譌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已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部尚書未操國柄尚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莊渠遺書十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校欲行周禮

於後世其說頗爲迂濶所著六書精藴欲以古篆改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杜撰尤爲紕繆然校見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據亦具有根柢無忝於儒者之言其御札問經義諸條亦多精確惟郊祀論一篇謂見於經者獨有南郊無北郊而以社當地祇之祭不知大司樂方丘之文與圜丘相對圜丘爲郊天方丘爲祭地可知未聞祭社於澤中之方丘且於夏日之至也又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與燔柴於泰壇祭天之

文相對皆北郊祭地之顯證棪乃引周禮陰祀用黝牲騂祭法祭地用騂犢爲附會不知周禮禮記不能强合先儒辨之甚明無庸互相牽合自生糾結也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集有費寀徐階二序文徵明後序續集前有唐錦序後有陸師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序及師道跋並稱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

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明史文苑傳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有名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鑑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自許在翰林在國子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以文章見案序亦稱其以剴切不諱忤宰臣左遷以後畧無慼時憤俗之意而舉其發教嚴詩峽江道中詩證其無所怨尤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鬬靡誇多當正嘉

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

廸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禎卿撰禎卿有翦勝野聞已著錄其平生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

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徑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枵張其詞禎卿慮淡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王士禎居易錄稱黃庭堅自定其詩爲精華錄僅三百首禎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樂府四十四首贈答詩十六首遊覽詩二十五首送別詩四十首寄憶詩二十一首咏懷詩十二首題詠詩二十一首哀挽詩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數而五卷

以下則爲雜文二十四篇題正德庚辰刊前有李夢陽顧璘序並稱六卷當是原本不知何以與士禎所言不符豈士禎所見別有一本歟毛先舒詩辯坻曰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稿五集曰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慚集又曰迪功集是所自選風骨最高外集殊復奕奕焦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閒襍晚唐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閒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於詩爲小乘

入詞亦苦於不稱他如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墻兒又作團詠柳花詩云轉眼東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云云今不盡可見矣

太白山人漫稿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孫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稱秦人或傳爲安化王孫王世貞題一元墓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奕作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蓋其蹤跡詭異當時即莫之詳也嘗棲太白之巔故

稱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南入衡東登岳又南入吳與劉麟吳琬陸崑龍霓稱苕溪五隱晚而就婚施氏遂卒於吳興麟爲文以表其墓事迹具明史隱逸傳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奡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堅體格固畧相近然庭堅之詩沉思研鍊而入之故蟠拏崛强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明史藝文志載一元太白山人稿五卷此本爲崇禎中湖州周伯

仁所刻凡八卷蓋據吳興張氏本及陽湖本而合
輯之目錄於八卷之末尚標有補遺若干首而卷
內無之豈當時有志搜訪而未得歟閱元衢歐餘
漫錄載一元逸詩有送許相卿詩一首見許氏譜
題王伯雨園亭二首見烏青鎭志和吳甘泉四首
重遊一首君馬黃一首見眞蹟飮馬長城窟一首
見盧志菴所錄續於紀宣符家得十四首又稱鮑
雅敬家有其詩抄約千餘首而梁淸遠雕邱雜志
亦稱所藏一元墨迹有送刑李遠菴北上詩風調

極高不知漫稿何以不載則其散佚已多矣

鄭少谷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善夫撰善夫有經世要錄已著錄其詩規模杜甫多憂時感事之作林貞恒福州志病其時非天寶地遠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然武宗時奄豎内訌盜賊外作詩人蒿目未可謂之無因王世懋藝圃擷餘曰閩人家能估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甚遠無論季廸其後氣骨崚崚差堪旗鼓中

原省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云云斯言持其平矣善夫論詩五言云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鳳鳥空中鳴衆禽反見嗤觀其抒論知其不諧於俗也

苑洛集二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攷隨錄五卷

乃嘉靖末所刋汾陽孔天允爲之序當正嘉之際

北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唱海內邪奇獨不相附和

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

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數術兵法之屬無不

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

一具有根柢不同綴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録所紀

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間如譏于謙不能匡正之

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

序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

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

東洲初稿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良勝撰良勝有中庸衍義已著錄明史本傳稱良勝除名以後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俱在今已不傳此其詩文集也前七卷爲雜文第八卷爲詩第九卷爲考定皇極指掌諸圖第十卷爲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皆題曰仕止隨錄十一十二兩卷雜錄諫南巡下獄疏奏

詩文及同時諸人投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雜錄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江編十四卷則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志載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與此本卷帙互異然此本題曰初稿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作咸未之及史所載者殆其全集之卷數歟艮勝兩以直諫謫風節凜然其詩文無意求工而皆嶽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章繪句之士所可同日語也